讀史札記

抱經先生生平喜校書所校不下萬卷其立意在愛惜古人啟迪來學而於己之名毫無與也故所自著書唯鍾山札記四卷生前所刻後來又纂龍城札記未竣而歿今所刻三卷非全書也余去歲在杭州孫頤谷侍御言先生讀史亦有札記一冊未得付刻因以授余余屬宋君斗爲錄此副本斗爲即諉余校勘余受之五月餘矣因以餘閒爲校一過此書非先生經意之作然立說殊精審中有趙敬夫夾籤趙亦先生之老友也因並坿著於簡端而以書歸斗爲吁知己云亡不可復見展卷莊讀曷禁怦怦嘉慶四年己未孟夏朔後二日私淑門人嚴元照謹記

讀史札記一卷盧學士抱經先生之所著也先生鍾山龍城兩記業已付梓此冊孫頤谷侍御從其稾本錄出擬付刻而未果戊戌八月予從毋自欺齋假得嚴修能先生校本乃手錄一副藏之它日當壽諸棃棗以公同好也道光己亥涂月朔日裝成并識後學仁和勞格

讀史札記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餘姚盧文弨著　　　　貴池劉世珩校刊

春秋三傳皆出於曾子

元郝文忠經嘗著春秋三傳折衷其書世未之見也其序謂三傳皆出於曾子劉向別錄言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此必有所自申曾子之子起曾子之門弟子也夫論語曲禮檀弓曾子問大學中庸等皆出於曾子之門人樂正子春曾元曾申之徒為之記錄而子思孟子傳之也豈春秋大經大法不傳之於曾子而傳之於邱明乎劉向所錄蓋邱明上有曾子字而失之矣春秋所譏多父子夫婦淫逆之事故不能親授之子使邱明輩轉

相傳之也又世咸謂公穀受經於子夏亦不然公羊於昭二十五年稱孔子者一文四年稱高子者一莊三十年稱子司馬子者一閔元年稱子女子者一隱十一年定元年稱子沈子者二莊三年二十三年僖五年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稱魯子者六穀梁於桓二年三年十四年僖十六年成五年昭四年哀十三年稱孔子者七定元年稱沈子者一隱五年桓九年稱尸子者二桓三年稱子貢者一襄二十三年稱蘧伯玉者一皆不及子夏夫加子於上者辟聖人直稱子也直稱子尊而師之也語孟傳注無所謂魯子者豈非誤會爲魯乎且公羊於昭十九年傳以樂正子春爲說樂正子春曾子

之弟子益可證魯子爲曾子無疑也葢左氏公羊氏皆出曾子而穀梁氏受之沈子尸子之徒沈子尸子之徒則受之曾子也皆非出於子夏明矣案郝氏之說頗可據依今加考訂錄之

吳淵穎詩

吳淵穎萊詩集中有貞女引一篇云北方有達者官守託閫壖一笑侍盥櫛千金得嬋娟晨歌雲母幌夜舞荔枝筵春桃獨不豔秋柳遽無年於焉榛棘毀遂以櫝櫬遷音容詎可睹涕泣空餘漣墓埏但未殉牀笫更誰姸越鸞悲掩鏡齊雉痛鳴弦人子當盡道妾生敢移天手澤尚不忍家風豈其愆吾何惜吾軀汝懼辱爾先郡庭

給過所江驛遞歸船郵兵即前防纜卒復後牽時時數
斂珥處處閱槖氈心堅務玉白鼻截愧瓦全指波著重
誓抗節脫飢涎世故日已下民彝孰能然狹邪情比絜
桑濮步安蓮闕氏弄琵琶青冢俗曷鐫昭儀出戚業椒
壁孽多薖況茲大丈夫自許古聖賢百行偶一敗反經
欲稱權疇知生死閒便見粲與淵吁嗟此貞女儻或繼
史編近注此詩者以爲刺聚麀而作大謬此詩蓋表貞
也余考之元史列女傳有哈剌不花之妻雍吉剌氏脫
脫尼者年二十六夫亡前妻二子皆壯無婦欲從其本
俗脫脫尼以死相誓二子慚懼謝罪乃析居卒以貞操
聞與此詩所云指波著重誓抗節脫飢涎語正相合但

傳云哈剌不花妻而詩意似指人之姬侍雖微有異然
吳自以爲得之傳聞則容有不盡審者吾故以爲當卽
一事無疑

前漢書

班固書人稱爲前漢書此在尋常稱道則可若其本書
標題自當作漢書不當冠以前字葢從孟堅當日作書
時之本名也謝承薛瑩諸人所撰乃稱後稱續以別之
班氏無緣豫立前字以待後人之對文觀昔賢援引亦
並無前字

卷目

唐以前人於古書卷目往往不敢輕改如漢書本一百

卷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傳是也師古注之則其文繁矣一卷或析爲二爲三爲五分計之當爲一百二十卷而顏氏並不改百卷之舊一卷之中祇以上中下別之五行志分爲五行志上五行志中之上中之下下之上下之下又如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既分爲上下二篇上卷祇當題嚴朱吾邱主父徐傳下卷祇當題嚴終王賈傳而師古懼失其舊不敢少有紛更在今人則笑以爲拙矣李善之注文選雖析三十卷爲六十卷而本卷首有標目其析出之卷則標目仍在前卷中昔賢重於改作如此可以爲後人之法

漢書非失於限斷

往往見人譏漢書不應爲范蠡子貢白圭諸人立傳以爲失於限斷此說非也漢書中如儒林循吏酷吏貨殖游俠等傳皆因事立名並不可分析屬之於某甲某乙也自後人妄造目錄冠於本書之前於是羅列姓名若一一爲之專傳者其去取全無義例遺漏正復不少貨殖傳可列范蠡子貢白圭諸人儒林傳之商瞿橋庇何以不列田何楊何亦皆從删又如貨殖傳中猗頓用鹽起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只此二語乃目錄大書猗頓之名而郭縱則不之及程鄭之下尚有羅裒亦復不著甯成周陽由皆酷吏也乃甯則大書周則旁注全然錯繆顏氏注本尚無此必趙宋始有板印時一妄庸人

所爲以便於翻檢耳乃使古人史法亦從而晦葢因事名篇則元元本本稱引古昔以爲造端雖唐書宋史亦曷禁其稱述堯舜乎惟其不專爲立傳故夏侯勝旣有專傳又見儒林張放已附張湯又見佞幸亦不可譏之爲複出也欲爲史漢作目錄者但取太史公自序漢書敘傳中所條列者抽出以冠於前庶乎其可耳

高帝紀

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師古注謂顯而異之而嫁於貴人最得本文語意乃有朱子文者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若如朱說索然有何意味今本漢書載朱子文及宋祁劉攽之說甚多大半皆屬謬妄朱子文吾不知

其爲何許人若子京賈父負文學名竊疑其陋不至此豈後人所假託邪顏氏敘例有云近代注文多引雜說攻擊本文乃效矛盾之仇讐殊乖粉澤之光潤今一遵軌轍閉絕歧路案此則唐已前亦有此類皆顏氏所不取者也自慶元建安劉之問本濫附後人之說明南雍本亦因之今亦仍而不削顏氏廓清於前近人滓穢於後其識見相去抑何若是之遼耶後有重梓是書者必當削諸

高祖乃書帛射城上正與留連爲書以射城中一例乃今本作射上城射與上二字重沓即略諳文義者亦不爲此乃復著爲考證云監本作射城上非也亦不著其

何以非也

亞父范增如淯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爲仲父劉攽曰管仲自字仲父耳亞父亦甫音也言敬之次父是妄說余案後漢郅惲云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爲吏位也以仲父配師相其不以爲字可知顏氏家訓云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爲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爲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耳此可見亞父非甫音也古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諸侯於其臣若鄭厲公之稱原繁魯隱公之稱臧僖伯亦如此漢天子亦有以父老稱其臣民者記曰敬老爲其近於父也養三老之禮天子親執子道故董鈞謂三老不

當答子拜朝廷從之後世目不見此等行事耳不聞此等議論無惑乎竝以爲妄說也

律曆志

迺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注此爲甲寅之歲也案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不應干支重逢此不可解劉攽曰十七歲當作十一歲余案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乃元法也十九歲爲一章二十七章爲一會九會而復元故志又云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合經歲災歲而計之一元之數也元封七年即太初元年歲在丁丑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復得

上古甲寅之元耳豈謂干支重逢哉自劉貢父欲改一十七歲爲一十一歲不復將前後文推尋謬妄可笑且即如其言亦甲辰非甲寅也古書之不可輕易議改如此

歲星熒惑鎭星見中法下班氏皆注云見數也太白辰星見中法下注云復數也此皆班氏本注非師古所加益五星中唯金水二星晨見而伏伏而又夕見與木火土三星不同故下五步木則云凡見三百六十五日若干分伏三十三日若干分後又結定其數云一見三百九十八日若干分其火土二星數不同其日見日伏日一見計算之法則同至金則云凡晨見伏三百二十七

日又云凡夕見伏二百五十七日後結定其數云一復五百八十四日若干分水則云凡晨見伏六十五日又云凡夕見伏五十日後結定其數云一復百一十五日若干分則前所云見數復數即一見一復之數復者猶言再見也其明白如此乃劉原父校此書云三百九十八日幷餘分者通計上文見伏之日分今作一見字疑後人妄改之下凡一見一復等字無不以爲後人妄改眞强不知以爲知矣

煬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旦冬至殷曆以爲丁酉距微公七十六歲案七十六歲者四章之數也四章盡而無餘分下又以朔旦冬至爲一蔀之首亦云府首故下

云距獻公七十六歲距懿公七十六歲以至元帝距建武七十六歲皆當於此句絕下又別爲一段乃諸刻或以易代爲閒隔或以一君爲始終皆失志之本意葢志是推朔旦冬至之日以明厤並非紀世紀年何有是紛紛者乎太史公厤術甲子篇所列亦七十六年此古厤家之法也

魏書太宗紀

此紀魏收所撰已亡宋館閣校勘書其後云史館舊本帝紀第三卷上有白簽云此卷是魏澹史案隋書魏澹傳澹之義例多與魏收不同其一曰諱皇帝名書太子字二曰諸國君皆書曰卒今此卷書法不同隋書稱魏

澹書甚簡要不應如此重復乖戾疑此卷亦殘缺脫誤今本校勘則云後人補以北史又取高氏小史修文殿御覽附益之案此紀大致亦與諸紀類例相合但時有舛誤耳與北史殊不類

永興三年六月姚興遣使來聘案前後例皆書朝貢此不應獨異

泰常二年五月西巡考北史七月乙亥還宮今本脫去若接十二月庚申田於西山癸亥車駕還宮之文則歷八月之久非也明係脫誤

七年四月封皇子燾爲泰平王竝不書立爲太子下突云五月詔皇太子臨朝聽政下又書云是月泰平王攝

政其後或書皇太子或書泰平王參錯不一皆戾史法北史書云五月立太平王燾爲皇太子臨朝聽政便自秩然

北史魏明元紀

永興三年春二月戊戌詔饋宮人非御及伎巧者悉以賜鰥人又云辛丑饋宮人工伎之不急者出賜人不能自立者又云夏五月景寅復出宮人賜鰥人一事而三書考之魏書只有戊戌一詔下皆不重出若辛丑之去戊戌只四日政卽奉行詔書一事耳尤不當重出此固盛德事然書法殊不應如此複沓

南史闕沈田子傳

沈田子林子劉宋時名將沈約從祖也約爲宋書載其事於自序中唐李延壽爲南史當爲立傳乃亦闕如何也考鄭樵通志於毛修之傳下有沈田子傳弟林子及林子之子璞皆附焉豈樵時所見南史本有此傳邪今當據以補入

沈攸之與蕭道成書

沈攸之宋室忠臣宋書本傳載其暴斂侈費亦當時之辭耳不足爲攸之累南史稱順帝卽位攸之尚未得卽起兵乃上表稱慶幷與齊高帝書推功今考其書云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閣管籥悉關他

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是乎足下旣有賊宋之心吾敢捐包胥之節此書鄭樵通志載之正詰責之辭耳何推功之有當時史臣曲筆延壽何以亦沿之吾讀攸之傳觀其處置皆得事宜忠義感人至使被鞭者忘怨而臧寅邊榮宗儼之之徒皆甘與之同死千載下猶凜凜有生氣也

柳元景傳

南史柳元景傳殊不成文如以爲後人轉寫譌落則可若出延壽所刪此手何可作史宋書劉道產深愛其能下有元景時居父憂未得加命十字南史無之則下去服闋文無所承書北侵事刪削過多節次全不明曉書

龐法起軍去弘農城五里便詘然而止若得弘農可不書則此去弘農城五里之語亦屬孤贅又云魏城臨河爲固恃險自守季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安都方平各列陣於城東南以待之云云中閒脫去魏洛州刺史張是提率眾二萬度崤來救一段則所云待者不知何指豈以延壽而如此憒憒乎

宋書宗慤傳

慤從兄綺爲義恭征北府主簿給吏牛泰與綺妾私通慤殺泰而云綺壯其意不責也此語可謂全無肺腸者矣南史改爲義恭壯其意不罪也方合情理今律許親屬捕姦當時想未有此條耳

沈慶之傳

宋書云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此兩句既率直亦復重沓南史云慶之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如此方得情事勝於宋書多矣

竟陵王誕傳

宋書竟陵王傳具列陳文紹劉成陳談之三人所訴甚爲蕪冗此必當裁翦者也及觀南史所删頓使情事不明如云陳文詔（與宋書名不同）訴父饒爲誕府史恆使入山圖畫道路不聽歸家下使云誕大怒使人殺饒殊不言所以致怒之由既不聽其歸家下直接云誕大怒其可通乎考宋書乃其姊訴臺救解吏名誕見符至始大怒敢

持臺家逼我饒因叛走歸誕卽遣人縛錄哆死井中其事之顚末如此如以爲繁則如通志云自是屢有人告誕圖逆及巫覡呪詛之事誕輒賊殺告者事皆聞上只以數語檃括而情事亦無不盡南史縱或傳寫脫誤所致然以大勢觀之究爲辭費矣

饒娥

新唐書饒娥傳云娥父勳漁於江遇風濤舟覆屍不出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此本之柳子厚其事在寶應閒娥饒州樂平人也元時邑人許道傳得大歷四年邑令魏仲光孝女碣謂勳涉河采薪爲水物所斃不言娥死樂平圖經謂娥訖父喪終身不嫁乾符閒仲光

族孫愔爲令時所立碣賊火焚壞因再立碣亦言終身不嫁大歷去寳應甚近乾符雖遠祖孫皆令其土三年與士民接詢訪豈不覈子厚本北人雖謫守江南得之傳聞容有未詳許因集其事爲顯孝錄見元番易李仲公集困學紀聞已云史誤魏仲光光字作兕

元史姚燧傳

姚燧傳云或謂世無知燧者曰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燧曰世固有厭空桑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彼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於行後豈

有一言幾乎古而不聞之將來乎余嘗讀而疑之謂𣴎歐陽子之道自足以傳於後也則何但以言幾於古爲遂足乎辭意迂晦殆不可曉求其文讀之則傳所采在其送暢師文純甫序中其言曰歐陽子爲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內豪俊之士計不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錄遂有無謝尹知人之恨古之人惟其言之可以行後爲恃以待他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世之人不余知也今乃若是亦以有知者爲快而失之爲悲歟純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錄之又言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思闘鼓缶者乎然

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於行後猶以失之爲悲下下之外豈別有等置余爲哉則爲去聖賢也無級而絕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夕腐耳豈有一言之幾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甫獨信之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己定爲百年之快恐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知言之非也傳割截其語以爲燧自信其文足以傳後則殊非本旨燧之所云鼓缶亦自謙之辭正謂純甫之愛其文如厭空桑之瑟而樂聞鼓缶耳其人足傳則其文亦必無不傳而古人猶以知己不可多得

爲悲使其人而無可傳也則其文疑亦不足以傳而顧有好余之文若純甫者不可謂非快也文氣跌蕩初非自敘元史不知其意而謬加刪節或謂世無知燧者下便隔一曰字便巳不通矣則信乎讀而能句句而能得其意者之不易易也

畏答兒博羅歡傳

元史畏答兒及其曾孫博羅歡兩傳俱以姚燧所作神道碑爲粉本多有不如本文且失其用意者如姚云帝與王罕陳於曷剌眞彼衆我寡救兀魯一軍先發其將朮徹台玩鞭馬鬣不應畏答兒請曰戰猶鑿也匪斧不入我爲先鑿諸軍斧繼顧帝訣曰臣萬一不還三黃頭

兒將軫聖慮元史改玩字爲橫字不知玩字雖生卻幷其神情意態寫出改橫字則成閒文矣下改云旻答兒奮然曰我猶鑿也諸君斧也鑿非斧不入我請先入諸君繼之萬一不還有三黃頭兒在帷止念之此段斧鑿之喻姚語簡而明改語緐而舛我猶鑿也句突而拙鑿匪斧不入意轉鬆懈下直接屬子於帝之語與對諸軍自奮之語牽併一處亦失節次又姚文云博羅歡入覲奏忙兀一軍戍北歲久衣率故弊請以臣泰安州五戶歲入絲一斤積四千斤盡輸內帑易爲匹帛分賚諸軍元史云入朝請以泰安州所入五戶絲四千斤易內庫繒帛分給忙兀一軍不言其用意所由則疑若私其所

部以市恩矣五戶歲入絲一斤亦可見其賦法畏答兒受封泰安戶二萬則一歲所入正得絲四千斤如欲省文止當云泰安州歲所入絲四千斤不當仍贅五戶二字以疑誤後人

吳逵傳

宋書以孝義傳吳逵也云父母兄弟嫂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時病困鄰里以葦席裹之埋於村側既而逵疾得瘳親屬皆盡唯逵夫妻獲全凡五十字乍讀竟似所埋者逵也後若破土而出者然事太不經南史僅刪去弟字及逵疾得瘳四字亦尙有稪沓處晉書則云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逵時亦病篤其喪皆鄰

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達夫妻既全云云只三十字而敘次更分明休文延壽皆不及也

宋書良吏傳

良吏傳有王歆之諸本皆另行作專傳目錄良吏亦大書其名萬承蒼云此傳內止敘歆之世出及所歷之官並未及居官政蹟安得謂之循吏大抵因江秉之傳末載孔默之與歆之薦太守李元德等五人遂以歆之世系官位附記於此其後又載申季歷郭啟玄諸人則自王歆之字叔道以下皆當接寫江秉之傳後斷不可以歆之爲循吏中一人目錄內王歆之三字并宜刪去余謂王歆之當接寫江秉之傳後此言甚當南史固如此

矣謂歆之斷不可以爲循吏此言非也爲大使而能舉守令之爲循吏者是卽循吏也已盡當與李元德諸人俱附註江默之名下南史循吏以吉翰爲首翰乃酷吏非循吏也又宋書良吏阮長之傳云時郡縣田祿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今本譌作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又云以芒種後一日解印綬此皆後人傳寫之謬當以南史爲正而今本亦不加校勘疏矣

陶潛傳

宋書陶潛傳云曾祖侃晉大司馬晉書南史並同晉書又云祖茂武昌太守考侃傳有子茂者爲散騎侍郎官名互異諸史多有之不得以此爲非一人乃近代山陽閻百詩徵君之子名詠者辨淵明非侃之曾孫以陶有贈長沙公詩序云長沙公於予爲族 句 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爲路人大司馬當作右司馬即漢高時功臣舍也若侃果爲淵明曾祖此襲公爵者方爲吾從祖昆弟之子豈得曰昭穆既遠已爲路人哉余謂沈約去淵明未遠紀載不應有譌陶命子詩其五章云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其六章云肅矣我祖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文相承接足爲明驗如使非其所出豈以靖

節之高懷雅尙而顧妄援近代一顯宦津津然稱道之以相誇詡哉顧獨無解於路人之疑余謂五世親盡則爲路人者此其定名也亦有親未盡而所居異方所習異業乍面至不相識深叩之而後知其源之同者近代亦多此比此則淵明之所謂路人也已正不必拘牽於五世親盡之詁訓也閻又謂昭明太子誤讀陶詩而爲淵明作傳不知休文已在前矣今本南史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此後人所妄改也宋書作或云淵明字元亮葢南史避唐諱淵作深而後人但熟淵明之名於是易南史之深仍爲淵而又疑或有深明一稱故并改云字深明名元亮鄭樵通志中所取者晉書也於

首數語反從南史之誤者殊不可解唐人又每稱爲泉明豈可謂亦一字歟

宋百年傳

相得輒酣對飲盡懽案飲字衍酣對即對飲意已包矣南史無飲字是也

索虜傳

宋書索虜傳燾與太祖書曰我纘然往取揚州否彼翳行竊步也否字疑當爲不如二字之譌

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揚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傖人謂換易爲博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云云傖人謂換易爲博非本書也以訓釋閒厠其中唐人序周禮

廢興引馬融傳及鄭康成序亦閒雜以辨釋之語今似當改爲小注諸經正義內多有連引經注不分隔者

宋書后妃傳

傳首有兩段係注與正文雜如貴嬪魏文帝所制以下十四字又昭儀漢元帝所制以下三十四字皆當作小字旁寫餘尚有譌誤當以南史爲正

光興戶主當與紫極戶主並不宜置於下層

孝懿蕭皇后傳高祖踐阼有司奏曰伏惟太妃云云臣等參受宋王太后號故有司猶稱太妃也案此段有脫文至不可解葢本當云臣等參議謹上尊號曰皇太后宮曰宣訓高祖未受宋王太后號故有司猶稱太妃也

於參字下補十六字方明

沈美人者太宗所幸也案幸字大誤當作所生後文云

文帝沈婕妤南史作明宣沈太后皆即此沈美人也

文帝沈婕妤諱容下本缺四字今本作不知何許人也

於文不類定係後人妄增

明帝陳貴妃傳改諸國太妃曰太妃注妃音怡案字同

而以其音別決無此理南史作改諸國太妃曰太姬又

宮曰弘化四字亦在置家令一人句上皆當以南史爲

正

傅亮傳

亮乃傅咸之玄孫此云祖咸脱一高字

亮計出已夜新本改計爲郞未是從南史通志改爲旣可也又此句上下文皆有亮字竊以爲亮計二字皆可省

彛鈠迪墓今本作彛趨迪墓不成文當考南史補兄字爲得

此先師所以鄙智及齊客所以難日論也日論當作目論范蔚宗論班固曰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目論本史記越句踐世家

謝晦傳

澹問晦年晦答曰三十三澹笑曰昔荀中郞年二十七爲北府都督案下晦死時年三十七則此爲荆州時當

從南史作三十五又晉荀羨爲都督時實年二十八南史作二十九亦錯互

晦傳有兩庾登之一爲晦司馬不肎爲晦守城即以司馬讓周超者後原免之庾登之是也一見晦檄中所稱南蠻司馬盜遠將軍庾登之即後所云同黨庾登之伏誅者是也

非砏石之圖照孰達禍以取福砏石當作砎石易介于石釋文云古文作砎此圖照亦先見之義

王鎭惡傳

可擊便燒其船艦案通志作可擊即擊之若不可便燒其船艦此脫六字

此傳敘事甚爲拖沓如既書高祖戒鎮惡語云今云但云劉兗州上又書鎮惡語若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下又云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一事而三次敘述豈不可厭

檀韶傳

緒卒無子國除祇子臻臻卒子遐嗣齊受禪國除祇弟道濟並別有傳此段舛誤殊甚當改云緒卒無子以祇子臻嗣臻卒子遐嗣齊受禪國除弟祇道濟並別有傳上已云韶及弟祇道濟等故此處不須復出韶字

汪澤民傳

潮州府判官錢珍以奸淫事殺推官梁楫事連廣東廉

訪副使劉珍案宋濂以汪克寬之請爲澤民神道碑書此事云潮州判官錢珍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冒糴官中米殺之獄中事連海北副使劉安仁云云案史之敘事尙爾然於貞淫邪正之辨必當分明不可少有蒙混楫妻亦貞婦正宜牽連書之以並著其節今但云以奸淫事而已則與人通姦懼其失之覺而致之死者曾何以異作史者何惜此數字而不爲之一昭雪乎廉訪劉安仁今云劉珍當由與錢珍相涉而誤又澤民死時年八十三史作七十亦誤克寬爲澤民族子當可據也

孝友祝公榮傳

傳云祝公榮字大昌案宋濂所作墓表公榮乃字而大昌則其名也昔夫子於門弟子皆稱名獨於閔子則稱曰孝哉閔子騫說者謂夫子卽因人之所稱者稱之耳濂傳亦云處之人士言孝友者一則曰公榮再則曰公榮至今無閒言云然則變史之常例而先舉其字亦無不可但下當云名大昌方合

許謙傳

元史以謙爲覦之子少孤世母陶氏授以孝經論語考黃溍誌謙墓云覦無子以從父兄貢士曰宣之次子嗣卽謙也陶乃其本生母諸史傳有以兄弟之子爲嗣者多敘明其所自此所敘從略非也曰宣殆其字名無可

考卽但書其字何嫌

阿剌罕傳

至元六年敕中書參知政事許有壬爲銘又爲祠堂碑具載阿剌罕卒後贈謚云年四十九初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國公謚武定加贈推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追封曹南王謚忠宣至正元年敕建祠於集慶此皆不容不書者而本傳失載又傳云子拜降襲卒弟也速迭兒襲考許有壬文皆言二子一爲也速迭兒官終集賢大學士一爲脫歡時以中書平章政事攺南臺御史大夫無所爲拜降者又傳中蒙古漢軍上萬戶許作蒙古軍馬上萬戶似皆傳誤

月乃合傳

馬祖常傳云曾祖月合乃許有壬集丶同至祖常所爲碑銘則稱月忽乃足以證此傳之皆誤倒也贈輔國上將軍恆州刺史當依碑作贈鎭國上將軍桓州刺史桓州郎上谷郡傳末附載祖常亦失參勘但當云曾孫祖常自有傳

余闕傳

闕妻耶律卜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宋濂集作妻蔣氏子德臣女安安姓名稍不同

何伯祥傳

傳云何伯祥易州易縣人考郝文忠經爲其神道碑云

伯祥字世麟易州淶水李路里人又傳云諸軍入宋境察罕自他道遽還諸軍倉皇失措伯祥曰此必爲敵所遏云云又云命爲五營營火十炬又云天將明令士卒速行而鳴鼓考碑載伯祥語曰由所來而歸必爲敵所遏不若出其不意深入巢窟彼不我測乃可出也今删去由所來而歸一語則此必爲敵所遏乃似懸料察罕之辭並非本意又碑云命人爲五竈火十炬即增竈示衆之意今改云爲五營營火十炬每營而祇十炬反示減削無此處置之理又碑云黎明令士卒盡行而後鼓譟使諸軍皆先退歸令敵不覺俟其既退而復詐爲鼓以示仍欲進戰之意不使敵得即乘我耳今云令士卒

速行而鳴鼓則行軍曲折全然不見

吴澄傳

其廟之宮頗加今之中書六部案虞集作文正行狀云其廟之中頗如今中書省句六部對列危素所作年譜亦同傳但欲辭簡然不明白似當從本文爲是

郝經傳

以有限之力冒無限之險今本脫力冒無限之五字自西南隅抵東北隅今本脫抵東北隅四字此皆鈔錄脫誤又巨船大艦比次而至比次猶言櫛比鱗次也今作以次非是皆當從集校正

董士選傳

有聚斂之臣爲奸利事發得罪且死詐言所遣船商海外未至請留以待之士選曰海商至則捕錄之不至則無如之何不係斯人之有亡也案吳文正撰神道碑敘此事云權姦桑葛（即桑哥）及其黨皆抵罪時相獨庇江淮省平章沙福丁復立行泉府司俾之典領以徵船商之輸謂國家出財資船商往海南貿易寶貨贏億萬數若沙福丁黜商船必多逃匿恐虧國用世祖信其言士選曰國家竭中原之力以平宋不得不取償於南方然新附之地人易驚疑初阿合馬以要束木賊湖廣忽辛賊江淮民曰此聖上未之知爾及二賊誅民曰聖上果不知也桑葛以沙福丁賊江淮其毒甚於忽辛民怨之入

骨叉曰聖上亦未之知也今桑葛之黨皆逐而沙福丁獨留恐失民情民情一失收之甚難得財貨之利輕失民情之害重何況海商家在中土其往必復行省自能哀其所有何以沙福丁為世祖矍然曰此言是也傳不著其名又所載士選語遠不及碑之剴切又傳不載士選卒及贈謚但書遷汴梁行省平章政事又遷陝西下總敘其為人而已案碑云徙河南不赴仁宗初與弟士珍俱召除榮祿大夫陝西行省平章歲餘謁告還灌園種田琴書自娛臥疾五載卒年六十九贈集但書蜀某功臣某官追封趙國公謚忠宣於例應書作史者似未見此碑文故不及採入

金履祥傳

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購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案勞問乃世俗相見寒暄常語不必贅辛苦二字柳待制貫所作狀本無之前敘其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書靡不畢究傳獨少刑法二字如以爲學者所不必講則非矣當是鈔者偶遺此二字而於後復妄增二字以就行數耳又徵言懿行宜後生所當法傳作徵言亦不如徽字之當

郝經傳

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

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
臣有帛書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
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軍營新館案此乃好事
者因蘇武事而依託爲之者也當時荀宗道撰行狀盧
摯撰神道碑閻復誌墓皆不書此事即本集亦不載此
詩唯宋景濂曾見所爲帛書者而題其後云帛書爲安
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出持
淮西使節獲見焉遂奏於朝敕中使取之十一月太保
曲出集賢大學士李邦寧以其書上仁宗詔裝潢成卷
翰林集賢文臣各題識之藏諸東觀而王約吳澄袁桷
蔡文淵李源道鄧文原虞集皆有所作當獲雁時會公

已北歸故不以聞耳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如雁之歎遂興師伐宋此傳會之談不知有信史在也且云帛書後題中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爲中統也是當時皆信此事爲實有矣不知九月非雁北鄉之期夫人知之今云九月於儀真放雁三月於汴梁獲雁皆非事理所有而景濂信之載入正史亦好奇之過也今傳更誤作至元五年又後人强作解事者之所妄改矣

張庭珍傳

連居親憂起復南京路總管兼姚文公燧誌其墓云至元十五年改同知浙東道宣慰使未行改大司農丁內

艱時軍興法開喪不得輒行乞奔赴不報公願還所受制書爲民行有知不可奪歸之家居四年又終外艱十九年以才起復仍故官案奪情謂之起復如誌所言旣云丁內艱家居四年又終外艱則是已得終制矣何云起復得無沿世俗所稱耶否則當云又丁外艱不當云又終外艱也庭珍遭母喪至欲棄官行服則其居父喪也亦宜不異此等處有關大節書法不應蒙混

賀勝傳

虞伯生爲誌所敘尤詳云世祖時天下初定四方以邊聞者上欲亟賜報勝方少壯能日馳千里有使事輒見遣復命無後期或朝至而夕復出亦不少憚也故六詔

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吏有持上供物入宮門迫暮不得出所司奏誅之勝曰此有故非闌入也爭之得不死其書富人張弼事云弼子殺人獄具丞相受賂爲折辱留守使易辭出之勝持不可史以爲實奴所殺丞相受其賂不爲直亦微有異

張珪傳

御史大夫鐵失旣行弑逆夜入都門坐中書堂矯制奪執符印珪密疏言賊黨罪不可逭案密疏之云殊覺突兀考虞文靖集誌其墓云鐵失還入中書稱遺矯制奪執符印公顧無足與共事而魏王徹徹秃以親王監省公密撼之王有感動意因曰我世爲國忠臣不敢愛死

事已若此大統當在晉邸我有密書陳誅逆定亂之宜非王莫敢致云云據此史當言珪密疏晉邸言賊黨罪不可逭增二字便分明

史天澤傳

笑乃觸怒忿民之從賊怒忿二字複當刪去怒字又云時政煩賦重貸錢於西北賈人以代輸累倍其息謂之羊羔利民不能給天澤奏請官爲償一本息而止案耶律楚材傳亦載此事當是天澤奏行於眞定等路而楚材在中書復推其法於各州郡也西北賈人宋子貞以爲回鶻子又嘗見吳淵穎萊所爲富陽潘生傳當大德間江南大饑生無所得食自傭回鶻人回鶻人得生

轉賣遼東然則元時回鶻人之富而橫至於倍息牟利販賣人口皆彼所爲廟堂之上不爲之禁何邪

明史藝文志

晉隋唐宋之志經籍志藝文者皆兼載前代之書其所不載卽可以知其亡佚矣後世書籍倍多亦有難悉其有無者其不能徧載也固宜今明史藝文志但專載有明一代之書然古之爲志者不拘拘於限斷而兼補前代之缺竊以爲宋史所未及收幷遼金元之書亦未嘗不可載入也宋史藝文志最猥雜重複殊失排纂之體明志則有倫次矣然如邱濬之大學衍義補曾經進御當世亦莫不知有是書而竟失載文皇后勸善書旣載

於小學類之女學門而於雜家類又複出仁孝皇后勸善書此書亦不專爲壼範而設又不當入雜家但載於小學門可也史部傳記類有顧璘國寶新編考此書乃集其故交之遺文耳當入集部總集類而誤編入史部諸帝實錄例書纂修官姓名而於仁宗實錄獨書監修之蹇義又失載光宗寶訓四卷其餘注釋古子史詩文並多不錄范景文之南樞志乃張可士茅元儀所共編輯胡宗憲之籌海圖編實鄭若曾之書即云功歸主者然亦當分注於下不沒其實其他若無列傳不甚顯著者亦當注其爲何處人有事迹亦宜附見於下至如兩王寵兩陸釴之類尤宜分析庶不致後日難考

梁儲

蕭山毛西河奇齡在史館草梁儲傳削其為秦藩請地草敕事不書既歸又奉書於總裁曰儲草制一事載在通紀列卿錄梁儲本傳以及名山藏李氏藏書諸書甚詳嘗怪大政記不載其事且編年月日則又各參錯不合及細考實錄則由正德十二年間前後推尋以迄於徧並無秦王請地之事夫藩府請地予奪必書如晉府請屯田徽王請莊地猶明明可案況此時當寧藩請復護衛之際關繫匪小豈有已經兵部科道盈庭執奏巾堂草制宸斷獨止之一大事而實錄不載者及窮究其事則在嘉靖三年實錄中有云先是秦王惟焯奏於祖

分封之國欽蒙太祖高皇帝敕賜潼關西鳳翔東渭河灘地牧馬高原山坡牧羊今被豪民劉仲玉等占種已而仲玉等亦奏祖額徵糧民地被奸人捏作荒閒投獻秦府俱下戶部議移撫按查勘原賜牧地已有河灘今秦府實欲侵奪民地乃反稱舊賜夫潼關西鳳翔東渭河兩岸有華陰岐山等十七州縣如王所奏近河牧馬近山牧羊則十七州縣之地盡屬秦府矣而可乎上曰已之此實錄文也大抵請地只一事觀實錄開語即云先此則其請非并嘉靖年間可知若云正德又一事豈有相距止七八年以大行特止之敕而無一援據者世無是理其辨甚明今明史儲傳仍增入草制事或有謂正

德時因儲草敕而後使撫按查勘亦事理所常有者予又以爲不然旣云廷臣執奏則其所言利害豈皆不及儲敕中數語帝盡排羣議而覩敕草乃始適然驚亦豈事之可信者乎今以撫按之勘與儲之敕中語相較孰爲明切儲之空言固不如實事之著明也

附傳

史之有附傳也馬班俱不别標姓名惟范蔚宗始有之劉知幾所譏歷短行於卷中叢細目於標外者是也考附傳之體或以行可比倫或以事相首尾或以先世冠篇或以子孫殿後絲牽繩貫端緒可尋晉唐以來率遵是式然未有旣非因事類敘又不預爲提明而遽移乙

就中強相併合者明史薛斌傳以李賢附其下吳成傳以滕定金順附其下徒以事迹寥落不屑與爲特傳故耳然非史法矣何不略詳於表而刪去此傳之爲愈乎至如陳選傳選爲中官韋眷誣奏詔遣官會訊引選所黜吏張褧令誣證褧不從被拷掠無異辭選死又上書訟其冤其書俱載選傳此義士也於例正合顯標其名於陳選之下而又不然必當補之爲是

孫承宗

明史孫高陽傳敘次磊落亦足以見其爲人矣予讀高陽詩有一題云予起家應召目不交睫者四十日矣偶夜半轍脫兩足相摩快相得也鬬雞結轍日不爲例此

事史所不載其英毅之氣堅忍之力處危苦之中而刻自振厲如此至今猶栩栩如生其幕下有歸安茅元儀字止生者常贊畫軍務後亦被逮謫戍有詩集及雜說十數種其一詩云邊圉不難靜廊廟易爲喧七尺若弗計半職不肯捐國辱如弗聞努力爭片言一朝風塵起其散類飛煙瞬息得少安但誇飛鳶肩鄙夫不可羣不如守漁筌此詩切齒於廟堂之僨國事者徇私喧競而使忠義之士不得有爲最切中明末之弊止生性豪邁其詩格調不醇又多狹邪之作然能間關從軍遇事勇往危言高論切中事情固可謂豪傑之士孫傳兩見其名其事則不能詳也

鄺埜傳

旣扈駕出關力請回鑾振怒令與戶部尚書王佐皆隨大營綮王直爲公神道碑云權姦惡其數言事欲疏之敕與王佐隨老營此欲疏之三字不可削去葢使之不得常見上也又傳云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死埜曰我爲社稷生靈言何懼碑云何得以死懼我論語意當從碑爲是辭簡而意不達亦曷貴乎

孝子李德成傳

寇騎迫母投河死德成長夢母曰我處冰下寒不得出旦與其妻王徒跣行三百里抵河濱臥冰七日冰果融數十丈久之乃歸此段敘次有誤處考劉三吾誌石云

李孝子德成淶水人隨母避兵暮夜抵巨馬河去家里許兵在後母因自投河又云父早世藁葬昌平離家三百餘里又云卽往跳冰上裸而臥妻王亦跣拜臥所如是七日河面廣可十餘畝悉化爲水里中老人神其事相率拜河上請孝子歸此所敘乃當時實事明史但書投河不指言巨馬故里數不明乃誤以父所葬處之里數爲母沒之處謂與其妻徒跣行三百里殊失事實翻易以啟後人之疑矣卽久之乃歸四字亦索然必當云里老相率請之乃歸方合情事

曾魯傳

高麗遣使祭開平王魯索其文視之外襲金龍黃帕文

不署洪武年號魯讓曰龍帕誤耳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於義何居使者謝過即令易之案宋濂所撰碑書魯責使者之辭云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邪皆命易去之今改云龍帕誤耳文意不明借用龍帕與不書正朔自是兩失魯之責辭微分輕重最為得體奈何改去豈作史者誤認年號當書龍帕上邪下即令易之亦當作皆令易之於義何居語泛亦不如本辭之嚴

吳與弼傳

吳與弼字子傳非字子傳也與弼跋石亭族譜自稱門下士一節傳引顧允成之言斷以為好事者為之竊以

爲此正不必爲康齋諱舉主之誼自漢已然康齋不求人舉而人自舉之朝廷降敕遣使就家徵聘禮已隆矣豈容不至至則必與亨相見以孔子答陽貨之饋一事衡之卽謂亨爲舉主庸何傷不避其迹而顧欲辭其名乎此正適如其分而止耳今此跋見康齋集中其門人婁克貞輩初不爲之少諱亦可見其本不必諱也黃棃洲宗羲謂亨薦康齋以炫燿天下正欲自居舉主之名向若不稱門下則大拂其初願先生必不能善歸其處此殆有甚不得已焉者余謂遜詞避禍此亦何有作用在康齋祗順理以處而已觀其囚服公庭亦可見矣

危素傳

傳云危素唐撫州刺史全諷之後案宋濂所作墓碑素祖龍友本黃氏子來繼於危然則唐撫州刺史全諷之後九字不當書又傳云兵迫史庫往告鎮撫吳勉輩出之案碑云肇而出之此輩字亦誤也

王翺傳

傳云帝眷翺厚時召對便殿稱先生不名案明代繼世之君有稱其臣先生者大率皆以青宮舊學故翺未必即得此稱考彭時所爲神道碑云呼以老王而不名此乃實事當從之

徐善述

徐善述附鄒濟傳云坐累死與鄒濟同日贈太子少師

考葉盛水東日記載永樂十六年仁廟爲太子時與善述書問其疾又善述卒後遣鄒濟致祭文中有云豈期一疾遽然而逝又十七年十一月楊士奇等祭文亦云夫何一疾竟殞厥身其非坐累死明矣又仁廟卽位後諭祭文稱其爲故贊善贈太子少保此云太子少師亦非也

劉定之傳

諸傳中所載章疏刪削繁蕪擷其精要如解縉羅倫等疏俱較之元本爲勝微似助語節去過多氣不甚流暢耳此傳載其景帝時言事疏中有云未有若今日也先乘勝直抵都城以師武臣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賊又

不能約和以迎駕云云此師武臣句並非元本乃改者之謬左傳師武臣力明是相對成文豈可删去力字但云師武臣乎案元本是未有若今日也先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上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眾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駕作史者葢因前已有天下之大數十萬之眾二語故易之不知複舉何害若如今所改本直是厭厭毫無氣力眾改師敵改賊皆遜元本

藝文志

鄧球泳化類編一百三十六卷雜記二卷載史部雜史類乃故事類又載鄧球續泳化編十七卷案析置兩處非是宜併附雜史下

雜家類載王可大國憲家猷五十六卷下注云萬曆中御史言內閣絲綸簿猝無可考惟是書載之遂取以進案顧起元敘此事云神宗朝御史疏有言內閣絲綸簿者奉旨詰問出何掌故時倉卒他無可考獨此書載有之遂據以復奏今史翦截其文殊失事實使讀者昧厥所由竟以檢尋故事於絲綸簿中倉猝不得而即取是書以相參證然者大與本事相左矣

蒙古崇藻覆校丹徒茅迺登再校時光緒丙申九月付梓十月刻手江都李義卿刻

坿論學劄說十則

二顏警學語

顏延之云尊朋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衆視則慌若迷塗失偶靨如深夜撤燭銜聲茹氣腆嘿而歸顏之推云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噫二顏之語其形容不學之人致爲刻酷夫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若夫不知恥者又安望其能免恥哉

不言而躬行

或問馮少墟先生從吾云學者不言而躬行何必講學曰此言字不是指講學如人有好議論人及向人矜誇所長者君子曰何必議人何必誇人此則所謂不言而躬行也若自家能孝能弟不惟不自誇而且歉然不自足猶日講如何孝如何弟不惟不議人而且廓然不自私猶終日與人講如何孝如何弟此講學之言正躬行之士不可一日無者也可曰不言而躬行哉此段剖析極明徹至云講學不論人之信否只是盡己此正聖賢人己兼盡之學也

息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息有止息生息二義朱子釋水火

相息義云滅息而後生息也貞下起元理實如此孟子言夜氣之所息俗間常言乃以睡爲困周萊峯思兼述唐一菴樞之言曰困字不好古人只說息字若困倦昏睡反無益所以黃昏時須靜坐乃睡明日方有精神若一日勞役至晚疲困從便睡明日精神殊減又嘗聞明李祭酒時勉督諸生課至二更即止云三更乃陰陽交會之時不可不養此亦勤學者所當知也

戚御史雪厓

明金華戚雄字世英正德辛未進士令建陽南海有聲擢南御史侃侃敢言嘉靖中坐劾武定侯郭勛黨比反賊李福達落職歸里以研索踐履爲功學一本之程朱

所著鄙見日鈔八卷考究精審權衡允當洵佳書也明史不爲立傳是書亦不載藝文志雄尙有雪厓文集及婺賢文軌等書余所見者日鈔而已

學道紀言

學道紀言五卷又補遺附錄一卷明雲間周萊峯思兼日錄所得以自體驗者也嘉定陸翼王元輔曰余師陶菴黃先生深歎是書純正而精確非程朱之徒不能爲也及訪諸鄉人多詆其怪僻者先生不信後再三訪之知爲篤實君子甚矣世俗之樂放達而惡拘檢也蓋慶曆之時三王之學盛行狂瀾既倒非莊列釋老不談獨萊峯以正學砥柱其閒宜衆吠之狺狺耳余得此書讀

之其刻厲處誠不可及然古今聖賢之精語其可為吾之藥石膏粱者何限而萊峯則并汜濫於禪門釋典其所述白雲禪師高峯和尚等語皆彼家了當義也卽謂與吾道無二致可乎擇之不精殆有遺憾高忠憲攀龍序萊峯西齋日錄卽此書也

哤言

哤言十卷明方伯新安范淶原易之所著也明史無傳是書亦不載藝文志考其言近有得於道者其辨儒與二氏之異亦極明確他所議論皆可以藥輕浮淺躁之病其門人詹光陛稱其律身嚴密取予不苟出處有道果爾則非徒有言者俟得新安志再考之明志集部載

范栟明蜀都賦一卷乃其仲子也原易亦有文集又有筆記尙未之見云

二氏與吾儒之異

范氏洣咋言云念起便掃釋氏之學也善念起便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吾儒之學也又云佛氏要空此衷使形神相離道家要守此氣使形神相聚皆是安排吾儒之言則在正衷非欲空衷也在養氣非欲守氣也踐形窮神盡其在己還其在天夭壽不貳何安排之有

本朝魏環溪象樞庸言云仙欲一身長生佛欲萬物元生儒欲萬世之人生生不窮其分量大小自見又曰爲仙爲佛論死後地位爲聖爲賢論生前地位此虛實有

無之別

劉元城

劉元城安世爲言官剛直不撓今所傳盡言集十三卷皆所上章奏也不但不避權貴而已雖耆德宿望事有不可必拜擊之無所回屈然平情案之亦有任氣之病而未能悉合於中道如吳處厚摘蔡確車蓋亭詩以爲誹謗元城因請誅確章凡十二上時范純仁彭汝礪謂恐開告訐之路請薄其罪元城遂以純仁等爲黨護夫確誠小人罰宜蔽辜如以文字疑似之閒從而陷之一時雖似快意而將來援以爲例其流毒有不可勝言者矣如東坡詩涉於譏議朝政者不少然亦幸邀寬典當

時後世不聞謂之失刑也蔡知安州郝處俊正州人著
名前代故詩及之便以爲謗訕滄海揚塵之句又以爲
悖逆今亦無以斷其必不然但以朝廷大體而論此等
皆可不必深求蔡詩有一絕云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
抛書午夢長睡覺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處厚
謂方今朝廷清明不知確笑何事噫是其文致亦太酷
矣元城奈何右之元城又有論歐陽棐疏目爲回邪姦
慝又云與程頤畢仲游孫朴楊國寶輩交結執政呂公
著范純仁子弟參預密論號爲五鬼此皆出於當時愛
憎之口元城初不核實徑行入告棐乃永叔之子固亦
佳士況正叔大儒豈有結交權貴之事觀乎此益信知

人之不易易而窮理尤爲學者所當急務也

元城云子弟寗可使終日不讀書不可使一日近小人余嘗聞明儒之言人當見識未定時倘不知何者爲君子何者爲小人唯有使之讀書習正業則邪僻之人亦自無由得至此所見又殊勝也

水喻君子油喻小人

魏環溪先生云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其質白其味沖其爲用也可以浣不潔者而使潔卽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誠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質膩其味濃其爲用也可以污潔者而使不潔儻熱油中投以水必至激搏而

不相容誠哉小人也察此比喻極確旣知其所由分而調停中立之說皆謬矣

讀史札記終

光緒辛卯冬日從書友皃申甫假得此本係傳鈔仁和勞君録本原本不知歸誰氏矣諸暨孫廷翰記

光緒乙未孟冬倩人至問淸太史家鈔成此冊丙申仲夏復照原本校勘一過寄贈墅廎世兄先生刊入所纂叢書中庶幾以慰勞孫諸老九京之靈也桐城蕭穆

乙未夏南還過滬瀆謁桐城蕭敬敷世丈先子友也贈以余聚學軒叢書初刻世丈乃出其鄉張孝廉春秋左傳杜注辨證屬余刻入二編且曰有抱經學士讀史札記因懇代鈔亦未刻書也以入二編符初書體例皆國朝人經史撰述也越年丙申秋蕭世丈來甯手此冊示讀余惟讀史之難一誤於作史者一誤於說史者而

說史之謬有過誣於作史者余於浚儀葢所韋佩子京貫父亦無譏焉然則史固不必說乎史之作也恃乎識讀史之識能副乎作史之識則不特能識說史之非史而亦並能識乎作史之是史非史後之讀史而因以識史非是之恃而奚恃抱經學士今之王伯厚也曩見世丈所校漢書本綴說精審具窺史法今讀此冊夙所疑者數則若去癥結其尤獲我心者爲兩大誼則說史者之謬與作史者之謬皆恃以渫吾識而因以鏡吾觀也顧不快哉光緒丙申十月貴池劉世珩冀鷃識

右餘姚盧抱經先生讀史札記一卷乃孫頤谷侍御從其稾本錄出者仁和勞氏諸暨孫氏遞錄藏之至桐城

蕭敬敷世丈倩鈔以貽予付梓盍已數易寫官矣蕭世丈多讀古書好校書與抱經先生同此跡之來有蕭世丈朱筆點勘手民初以宋式刊書字體呈樣余覆核凡見焉烏帝虎及句讀凝澀處檢閱原冊則硃點爛然然後知老輩之不可及深歎佩焉又原書本從抱經先生蒐稿錄出初無體例又非盧先生所手定目次其後數頁自二顏警學語起皆無與於讀史頤谷之增鈔者特以其精博有裨學者讀書識力書非鋟板故未有區別而蕭世丈所鈔雖未剖其名義然乃別起紙頭而不蟬聯於札記之後蓋雖合而仍分也老成為學舉動不苟於斯可見茲之書人竟連寫著一頁上因令別錄而題

檢仍曰盧抱經先生讀史札記一卷坿論學劄說十則標目九則而論元城則爲兩則故曰十也其曰論學者以第一則標名警學也其曰劄說者亦札記之誼不敢乖原書本恉也覆校既蔵書其委折如是因筆之世珩又識